

蔡昇融



個人簡介 |

新北市汐止人，三個孩子是社后與拔雅林混血，日常形影不離，持續從他們身上挖掘光怪陸離的故事，並維持每天手寫日記的習慣。

得獎感言 |

有時候我會牽著小黃狗從岳家門前朝水溝仔一路走過去，那一段石子路以及從邊坡翻捲上來的野草，被風吹得像是某個魔幻時刻的場景。謝謝拔雅林的鄉土，小黃狗隨意咬著風中的草，眼神告訴我這一切都是無毒的。

心腹大患

這陣子回到岳家很少看到岳父，起先以為下菜園去工作，也許近午就回來，但往往經過一整天都沒見到人。問過岳母，才知道岳父是去「請子弟」。

岳母指的是北管樂隊例行的活動，岳父參加鎮上民俗社團許多年，客廳有一張團體大合照，成員穿上相同規格的深藍色制服，頭戴平頂紳士帽，這樣的團體一般稱為「子弟陣」，當地人習慣把出陣參與遶境祭典等活動泛稱為「請子弟」。

樂隊負責沿途奏曲，岳父是其中一位嗩吶手，有時會看見他在家裡修整吹嘴，實際上倒也沒接受過正式的演奏訓練，主要是靠朋友間的傳承與摸索，一群年紀相仿的人聚在一起總是特別相像，包括裝扮以及說話的口音，岳父自嘲整群都是「老歲仔人」。

請子弟的行程時近時遠——例如，過年鎮上祈福走春，岳父隨樂隊在一公里外的街區遊行；有時則需要長途驅車前往外縣市，為了節省住宿開銷，遊覽車在凌晨從庄里出發，好在天亮之前趕上廟會。岳父是淺眠的人，搭夜車往往整夜沒睡，待返程回到家已是隔日的深夜，事後為了調養生息，必須再睡上

一天一夜。

聽聞這樣的消息，我們不免擔心如此連夜跋涉，老歲仔人身體是否能負荷？

岳母說，「管待伊去死，講也毋聽！」

岳母的口氣有些粗魯，帶著一股怒氣。

這天中午吃過午餐，騎樓傳來摩托車聲響，車熄火，岳父從未關緊的落地紗門走進來，理一理手上的絨布帽，從裝扮上看來，是剛結束北管樂隊的活動，神情看來有些疲憊。

我打過招呼，確認吃過飯沒？岳父則問我，「啥物時陣轉來？」接著從背包抽出一件透明塑膠袋擱在茶几上，袋裡有炸蝦和雞腿。岳父說，趕快拿去吃。

炸蝦和雞腿應該是岳父的午餐，他將它們打包回家，沒人去打開，也許是剛吃飽提不起食慾，實際上也沒有吃肉的慾望，岳家長年茹素，回到這裡也就自然而然融入素食，避免把葷肉帶進屋子裡。反而是岳父做了最壞的示範？

茹素是從岳母開始的，源於宗教。早年岳家用不同鍋爐分煮葷素，嚴格管控餐具。後來岳母不再經手葷食，岳父吃肉必須自行烹煮，餐桌上肉食比例再再降低；一些日子過後，岳父也跟著一起成為素食者。

岳母問岳父中午吃了些什麼？

答案不外乎主辦單位提供的便當，大型活動的餐盒都是集體訂購，少有機會額外提供素食，這點岳母也清楚，會這麼問，大概還是希望從岳父口中聽見他自律遵守飲食的界線。

「食魚、食肉、食蝦仔！」岳父刻意挖苦。

兩人說沒幾句又快吵起來，我已經很習慣聽他們吵架，似在欣賞一齣道地的方言劇，他們互相稱呼是「猴人」，嘲諷尚未演化完成，處於猿人與智人之間野蠻的狀態。有時我會覺得能這樣稱呼其實很親暱，畢竟很多夫妻走到最後已經不再稱呼對方了。

「狗仔放屁！」

「鬼仔哭枵！」

他們相互撻下一句粗魯的話，結束這齣劇，各自散到房子的角落。幸好透天厝夠大，不想看到對方可以躲到不同的樓層。

岳母年少時曾經吃肉，直到結婚生子囿於信仰便不再食葷。在妻的記憶裡沒有母親吃肉的印象，年幼的她以為婦女到達一定年紀便是素食者形象，因此當她有一次看見親戚大嬸大啃雞腿，著實嚇了一大跳。

岳母信仰的教義強調尊重生命，也相信業障輪迴，除了自身吃素，倘若準備肉食待客亦是殺生。因此在岳家看不到葷料，包括他們所稱的辛菜五葷（蔥、蒜、薤、韭、洋蔥），亦不能作為食材，這些刺激性的佐料容易影響修道的脾性。然而為求飲食均衡，以牛奶、雞蛋作為主要蛋白質來源。

岳母堅守飲食分際，嚴格的程度，會戴上老花眼鏡細讀產品成分。一回幫她購買奶粉成分包含「牛磺酸」，她不確定那是什麼，但看到「牛」字覺得心有芥蒂便委婉拒絕了。

無論飲食或信仰，岳母都希望可以擴及家人，她並不刻意把這樣的觀念灌輸到我們身上，僅是偶爾在言談之中例舉善行及善

果。然而她對待岳父則是相對嚴苛，畢竟兩人住在同個屋簷下，任何雞毛蒜皮事堆積久了都會感到礙眼，最順心意的方法便把對方的生活習慣改造成和自己一樣。

一回岳父因攝護腺開刀住院，我們去探望他，出發前妻打電話問岳母要不要帶一碗鱸魚湯？說是利於傷口復原。岳母很快回絕了，她說岳父已經不吃葷好多年，魚的氣味太腥，對素食者很難入口。

妻設想很多，最後只帶上麵包和水果，病房內沒有冰箱，鮮奶無法冷藏。岳父隨遇而安，說吃什麼都好，年紀大掉了幾顆牙咬合變得疲乏，飲食簡單就好。

多少受到岳母的影響，每個農曆初一十五，我和妻固定吃素，部分原因也是希望尋求飲食平衡。出外尋找方便素並不困難，有陣子我常去市場的包子店買雪裡紅或豆沙包，也喜歡便利商店的雞蛋三明治，若是想吃得豐富一點，就到自助餐夾菜，店家炒的菜無論是爆香或調味都免不了油燥，也不會特別感受到今天是吃素的日子，頂多算是不吃肉的一天。

有幾次我確實把日子給忘了，起床後早餐吃下培根蛋餅，看見日曆才曉得這天是農曆十五。誤吃葷的初一十五，將錯就錯繼續吃肉，隔日再把素食補回來。奇妙的是執行完成素食日的當晚，想起隔天解封吃肉，總是莫名雀躍。

塑膠袋裡的炸蝦、雞腿原封不動躺在茶几，沒有人去掀開，好像是屋子裡潛在的約定，又或者沒人知道該怎麼辦？只能忽略它的存在，就像日子一天又一天尋常地過。

日照的角度低了一些，從窗戶縫隙鑽進來，正好亮在雞腿上，不到下午五點岳母又嚷嚷差不多該準備晚餐。她不想我們趕著回臺北，說吃完晚餐再回去吧，於是急忙闖進廚房炒兩樣蔬菜、加熱中午的湯。

天光亮著，還不到晚餐時間，我們都沒有食慾。岳母喚了好幾聲，始終沒看到人起身添飯，於是逐一唱名，把坐在客廳的每個人盤點一遍。

「莫一直催啦，你遐物件無人愛食！」

岳父開口奚落，岳母聽得不是滋味，回嘴，兩人又吵起來。

餐桌靠近廚房，剛過端午的大熱天，牆上一把吊扇，地面一把立扇，小瓦斯爐滾煮藥膳，餐廳變成密不通風的火爐。最後，協議把菜端到客廳，四菜一湯擺在茶几上，打開新安裝的冷氣，原先躁動的脾氣也隨之降溫，大家靜靜看著電視。我默默吃下兩碗白飯，日常中，並不攝取這麼多澱粉，回到岳家，盡可能努力吃，視為一種禮貌。

晚餐過後岳母牽著小黃狗去散步，妻也跟著去。小黃狗性情溫馴，連鄰居都說認識牠這麼多年，也沒聽過一聲嚎叫；反過來說小黃狗的個性很膽小，遇到巷口大狗狂吠示威，一次反擊也沒有，只有低聲嗚嗚哀鳴。

客廳留下我和岳父，茶几上未吃完的菜盤，以及削好的水果。岳父說，吃素變來變去就是這樣，青菜、豆腐、香菇、素料，再會吃也沒有胃口；只有水果最多，拜拜需要水果，岳母虔誠，日日燒香禮佛，但拜太多也是吃不完。

岳父是健談的人，大概擔心我吃素不習慣，用玩笑的語氣對菜色數落一番。炸蝦和雞腿依舊擺在一旁，他說是廟會提供的午餐，要我趕快拿去吃。

整點新聞結束，岳父說累了，進浴室刷牙準備上床睡覺，時間晚上八點。不曉得是否真如岳母所說，必須睡上一天一夜？

如此舟車勞頓，相隔一段日子就要奔波一次，岳母咒罵別去，岳父偏偏要去。

「煞毋知，去外口攞佇食肉！」岳母抱怨，夾帶著怒氣。

小黃狗在神農廟散步一圈，重新回到小狗窩，在牠的項圈扣上鏈條，小黃狗又轉又跳掙扎不停。

天空已經完全暗下，我們準備開車北上，剛剛啟動引擎，又聽見小黃狗一聲哀鳴。

岳母在門前整理散亂的鞋子，目送我們開車離去，車慢慢往道路滑行。我一直在想，岳父頻頻跑去請子弟，不是為了吃肉吧？

岳母生岳父的氣，也不是在氣他吃肉吧？

開上交流道之前覺得口渴想喝水，才發現水壺忘在岳家，又返回頭去拿。

岳母還站在門口，手裡拿著空塑膠袋，仔細看是岳父拎回來擱在茶几上的那個袋子。岳母說雞腿和炸蝦都拿去餵狗了，小黃狗吃得很開心。

岳母笑了，我們也跟著笑。她的表情看起來很像是解決心腹大患，鬆了一口氣。

評審評語

方梓

這是一篇非常有趣，以小搏大的作品。故事看來有些單調，作者叨絮絮說著岳父岳母經常拌嘴的狀況，長期茹素的岳母就是看不慣岳父，尤其岳父參加繞境的「請子弟」回來，岳母總要問：「中午吃什麼？」也總是得到「便當」答案。敘述從岳父帶回一包炸蝦、雞腿，應該是從「請子弟」帶回來的，女婿沒拿到最後落入小黃狗嘴裡。

整個敘述樸實無華，不炫技賣弄技巧，乍看還覺得瑣碎，最後的「解除心腹大患」，讓人擊掌叫好，神似極短篇，令人驚豔！



鄭委晉



個人簡介 |

意外看到某徵文截稿日期突然延後一個月，彷彿早已約定好的行程臨時改期，行李都準備好了，心情也切換過模式，「那些景點要先被別人玩走了」，這樣想又覺得愚蠢。開始整理資料，重新打開行李箱，拿出傢俬，發現這封信還未回覆，像在某個拉鍊裏撈到外幣，或是忘記洗的襪子。回信前，又再看到幾件意外的消息，又得忙起來了，看看外頭仍在沉睡的世界，想到郵局又沒開了，因為這週大部分的人都週休四日。

得獎感言 |

早上六點多，常見到一個小女生俐落打開綁在欄杆上的羊奶盒，站在大樓欄杆旁直接裁罐兩瓶羊奶。幾年過去，小女生越長越高長大，直到我離開那大樓了，喝羊奶依然是她每日公事，這件事得等讀大學後才會停止吧。有時我徹夜走路，聽到機車、玻璃瓶聲，就知道幾點了，冬天特別會心癢，到底可不可以偷喝呢？這時我也想到自己小時候也有過好一段羊奶時期，甚至養過一陣子羊，回過神欄杆的罐子已空無一物了。

百慕達

老家附近有個圓環，五個岔路口交錯相連，像被誰用麻繩隨手捏出來的圖樣。

交通號誌形同虛設，左轉直行互相誤解，斑馬線落在錯位的車道，像是走進了哪一種無解的迷宮。夜裡尤其詭異，樹影稠密，風一吹，會有低語和悶鳴般的聲音。有人說那裡原本是個亂葬崗，也有人說當年有娃娃車出過事故。無論真假，這一區的居民私下都稱它為「百慕達」，像是在為日常生活中的失序，找個更神秘的名字來緩解不安。

而在我心裡，百慕達更像是個洲——一座孤絕於大洋、不停轉動的洲，圍著它打轉的是一群不眠者：清晨三點的報紙大哥、趕菜的白頭司機、以及戴著雨衣、車身掛著保溫袋的外送員們。

我常叫外送，也因此見過不少奇妙的送餐騎士。有次送來炸物的是個滿頭白髮的大姐，騎的是一輛沒有平台標誌的老型號機車，油箱外還綁著幾罐跌打油。她笑得很開，說自己快七十了，早上送餐，下午去幫人推拿。我對她印象深刻，因為她的速度總是令人意外地快，彷彿能預判紅綠燈的呼吸。

還有一位大哥，看來也超過六十五歲，長期在我家附近出沒。雨天他會用塑膠袋把手腕包起來，雨衣下還藏著一條腿傷留下的鐵架。有幾次我們點了早餐又追加飲料，他騎了兩趟也沒一句怨言。

那天，天氣溫熱。我剛打開門，就看見那位大哥坐在我家對面的騎樓下。他身上綁著繃帶，左肩連著脖子，膝蓋貼滿膠布，像是剛從災後現場爬出來。我趕緊過去問他怎麼了，他語氣輕描淡寫，說：「前幾天在百慕達被貨車撞了一下，現在有點慢……不過還能走，沒關係。」

撞了一下——但那語氣，就像是在說腳踝扭到這樣的小事。我看著他遞來的紙袋，還冒著熱氣的便當像是被不合理地安放在一個過勞的軀體上，而他整個人，卻仍在運轉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感覺到這些老年送餐員，就像是時代丟下的浮標，即使斑駁，仍在努力為自己找回一些浮力。

那天吃早餐時，我一邊咬著薯餅，一邊忍不住查了資料：原來外送平台並不設年齡上限，有不少高齡者靠這份收入補貼生活。

但這些人，終究不像年輕人那樣能鑽、能衝、能猛催油門。他們得在時間壓力與身體極限之間找平衡，在城市最混沌的時刻與路段裡穿梭，而「百慕達圓環」，就是這一切的濃縮版。

我開始留意那個圓環。有次五點多出門，看到一位外送員被攔在圓環中央與貨車駕駛爭執，雙方語氣激烈，外送員身上還披著送餐箱，如同戰場上的盾。另一次，是我親眼看到一輛外送機

車打滑，瓶瓶罐罐從袋中彈出，像陣雨灑落柏油地面，瓶蓋咚咚彈起，在地上旋轉，最後倒臥不起。

而更多時候，是靜默的。外送員無聲穿越那個圓環，像是進行某種獨自的祈禱：別來車、別搶道、別違規。百慕達成了他們每一天的考驗之地，也成了我日常生活中某種近乎無形的神祕劇場。這些外送員與這座城市之間，存在著一種默契的賭注：用他們的速度，換取我們的懶惰；用他們的危險，成全我們的即時幸福。

而那座圓環，依然轉著。沒有改道、沒有改善，像一個旋轉的災難預言機，只待時間喚醒它的下一次顫動。

§

我開始喝羊乳，是在過敏最嚴重的那幾年。那時候醫生搖頭，母親皺眉，我的眼袋總是腫得像海綿，鼻水滴在作業本上，墨暈開像海上的星辰。有一次朋友的媽媽送來一瓶羊乳，母親原本半信半疑，結果我竟一夜睡得前所未有的沉。之後我們便固定訂購，成了每日清晨的白色儀式。

起初，我並不知道它是怎麼抵達門前的。只知道每天六點左右，門口信箱旁的塑膠盒裡會出現兩瓶微溫的羊乳，瓶身上還沾著晨露，玻璃稍微霧著，如同一隻剛醒的幼獸。有時還附手寫便條紙：「今天多送一罐，天氣變冷，請注意保暖。」或是：「這週五休假，週六補送。」字跡樸拙，卻意外溫柔。

後來我才知道，那些羊乳不是從天空掉下來的。

那位外送阿姨，瘦瘦的，皮膚曬得發亮，綁著頭巾，機車後

座掛著兩個鼓脹的帆布袋，像是跨在遠方朝暉與山稜上的綠色乳房，裡頭裝著整個小鎮的清晨營養。她話不多，送完奶便轉身離開，像一陣貓兒跳過的風，撫過門鈴後不留痕跡。

我們開始認識，是因為幾次我剛好清晨出門，撞見她正蹲下來將奶放進袋中。她看到我點頭微笑，有一次還說：「你就是那個喝兩罐羊奶的小孩吧？都沒遲到，很棒喔。」

從那次之後，我們偶爾會寒暄幾句。有次我生病沒喝完羊乳，隔天她特別問：「前一罐沒喝完嗎？最近還好嗎？」語氣裡沒有責備，只有擔心。她像是知道我身體節奏的看守者，每天短短幾秒的交會，卻仍替我掛上一枚安靜的護身符。

然而，羊乳也並非日日準時。有時手機會跳出公司的簡訊：「某區因人員感冒，今日暫停配送。」「外送員交通事故，將暫停三日。」每當看到這些訊息，我便想像一個清晨：羊乳沒能抵達，而一位在暗處奔波的人，也許正倒在哪個轉彎處，或正躺在病床上握著退燒藥。我更擔心阿姨的安危，好在，她都能如常出現。

我想起一次網路上看到的留言：

「今天送奶途中下雨，滑倒，羊奶灑了一地，我蹲在路邊哭了。」

那是多麼日常的、卻又多麼不被看見的災厄。

羊乳不像速食外送那樣有定位、有拍照、有即時評價。它安靜、單純，如細水長流的支線，幾乎不曾被放進討論演算法裡。但它承載的，其實是比臨時起意的漢堡可樂更深的信任——那是

種不會失約的默契。

我們從不問她為何送奶、家裡有幾人、幾點出門。但每瓶清晨出現的羊乳，都是她與某段未知生活交換來的成果——用她的早起、她的疲憊、她的寂寞，換我們每一個香醇的開始。

羊乳外送，靠的不是平台的通知聲響，而是一種更緩慢、也更堅定的節奏。我後來才意識到，那是種異質的浪漫：相信有人在你還沒醒來時，已經騎上機車，穿過百慕達的漩渦，將羊乳送到門前；相信一瓶乳白色的液體，能無懼時間與風險，留下來，像一封不署名卻真誠的情書。

而這樣的浪漫近乎信仰，從不喧嘩，只用玻璃瓶「叮噹」一聲作答。

§

美術課那週的主題是「城市中的一角」，我想了很久，最後畫下那個圓環。

畫紙上，五條道路像海流般旋繞，中央是騎著機車的羊乳阿姨，遠處有微微傾斜的樹影，一盞路燈壞了，黃光如失速的月。我畫得比平常仔細，小心調色，連瓶蓋上的霧氣也用淺灰點出來。

下課後我把畫印成卡片，寫了幾句謝謝她的話，趁著清晨見面遞給她。她接過時笑得很靦腆，說像極了年輕時第一次送奶，那時候車還是跟她表哥借的。她還說會把卡片貼在牆上收藏。我沒料到這樣的小事能讓她這麼開心，甚至還給了我不太熟練但真摯的擁抱。

有一陣子她突然沒再出現，換了個中年男子來送奶。我沒多問，只以為她轉職了吧。直到幾個月後的某天清晨，我出門搭早班車，天還沒全亮，門口卻站著她。

她笑著說：「你要上課喔？我來得剛好。」手裡提著一袋羊乳，還有一條包裝完好的生乳捲，「今天是你生日吧？」

我當場愣住，問她怎麼知道。她搖搖頭：「之前看到你家信箱有張商店的小卡，上頭寫著祝你生日快樂。還有一次看到訂生乳捲的單子，想說，你應該喜歡這個。」

那天我沒說什麼，只是一路捧著那條生乳捲走到車站，像捧著很快會融化的秘密。她站在原地目送我，機車還沒發動，帆布袋隨風輕晃，瓶罐叮噠一聲，像是又一次無聲的告別。

那陣子她被調去別區支援，但她不喜歡那區的街道，轉角太急，車速太快，有次差點被闖黃燈的轎車撞上。她說收到我的卡片後，過每個地方的百慕達都特別小心，慢一點、繞一點沒關係，只要能平安把每瓶奶送到訂戶手中。

我們之間沒有留下聯絡方式，也不曾交換太多私事，但她知道我的生日，我記得她的車聲。

我想，這樣的緣分，不一定需要擁有什麼實質的東西來維繫。它像羊乳瓶上的水珠，在晨光中默默出現，也默默蒸發，卻讓人相信世界某處，有個人願意為你早起、為你承擔風險，只為那一瓶在門口安然站立的純白。

| 評審評語 |

吳鈞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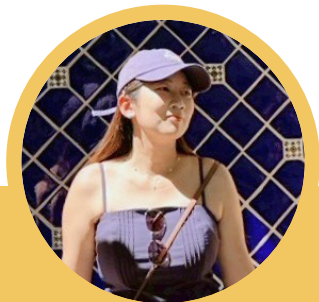
這篇的題目取得很「險」，喜歡的評審認為它有兩層意思，一是明顯的交通問題，機車穿梭圓環與街衢，在暗流之間浮沉，車禍時常有聞。另一層深意是，專門「掩蓋」人跡的百慕達，有沒有可能有一天「吐」出某一種真相，因而表裡相襯，為題目增分。但也有人認為，題目口味略重，可見得文學評審，便在平衡各樣「偏見」，使之和諧。本文的送羊奶阿姨與主角的互動，成為一個亮點，素昧平生的兩人以羊奶、以車聲作為橋梁，行文自然，素淡筆觸中，真情也如羊奶「營養」。





散文一般組·優等

游以薰



個人簡介 |

清大臺文所畢，水瓶座，相信魔法與UFO，喜歡釜山與DC。著迷女性經驗和日常裡不被正視的裂縫。曾獲月涵文學獎、臺南文學獎。

得獎感言 |

火箭及其尾跡刷亮九月的亞利桑那夜空。我下意識想追索的，是它的來處，而非去向——我們都知道它的去向。銀痕的殘餘，如那些年年兌新、層層過篩後仍殘存在記憶中的男人們。這篇文章，也算是余憶童稚時，對他們一次小小的回嘴。謝謝評審，為我的囁嚅調高音量。

謝謝伴侶，總是支持我的生活與寫作。

他什麼也沒做

他不是學校的正式老師，只是偶爾代課，卻逐漸成了校園裡習以為常的存在。那是一間靠近河岸的小學，夾在早市與捷運橋墩之間，早上常聽得見攤販叫賣與列車的聲響。

他像列車一樣準時出現，也像那些攤販，在固定的時刻出現在固定的位置，在人們眼底穿行過多次後，漸漸被視為無害。他不屬於任何編制，卻擁有穿行於校園之間的自由。

沒課時，他幫主任們買飲料、送便當、跑腿雜務。校門口的保全早習慣他的現身，每當他按鈴，門禁就會鬆動。

通常接近中午，他便出現在教室門口，手上提著幾杯珍奶，笑著為幾位女學生送來糖分。他高挑俊朗，聲音低柔如溫水，舉止之間，帶著一種近乎無害的體貼。有時他多繞一圈，停在六年級教室外，說是順道幫某位學生檢查作業，或代交一張考卷。

他指導作業時，指尖貼近紙面，略略傾身，近到幾乎碰觸，卻始終不碰。他的指節乾淨，掌心寬大，所留下的動作，總在可被原諒的範圍之內，既親切又無從抗拒，如同一場無聲的雨，輕柔到幾乎讓人忘記，自己正在被淋濕。

他對每一個女學生都很好。記得誰月事來、誰挨了罵、誰愛喝焦糖珍奶。那些曾被他靠近的女孩，眼神都柔和了一點，像是短暫獲得慰藉，又像簽下一紙無形的契約。他的手不曾被指控，因為所有動作都在可接受的灰色邊界之內。

我始終覺得哪裡不對勁。那種異樣如薄霧籠罩在教室與走廊之間。走廊盡頭是垃圾場與體育器材間，窗邊總堆著紙箱，空氣裡有微弱的汗味與漂白水味，像某種介於日常與掩蓋之間的氣息。我只能在健康課上試著提起「身體界線」，語氣含蓄，不讓警覺過界。

校園裡，有人用溫柔滲透權力，有人則選擇用力砸下。

偶爾我去B班上科任課，只要導師一離開教室，孩子們便低聲向我傾訴——今天誰又被打了，誰很勇敢，沒哭。他們說得急促，像趁縫隙裡吐出一句氣。走廊傳來導師腳步聲時，我用眼神示意他們回到課本。我們一問一答，佯裝遙指出一片星空。空氣失重，寂靜中，有什麼正被悄悄壓低。

有一次我從門邊經過，目睹B班導師的手正落在學生背上，那聲音清脆，像什麼被劃開。學生晃了一下，卻穩穩寫下一行字，像是訓練過的反射。

班導知道哪些孩子無人照看，知道哪些孩子會吞下委屈。他的手只落在最安靜的孩子身上，讓分數看起來整齊，秩序看起來穩定。

直到有一天，他的手落在那個書包破舊、眼神靜默的孩子身

上。他以為，這樣的孩子也會默默承受。那次，他的手沒能如常抽回。

投訴發生得很安靜，沒有喧囂，沒有聲討。學校沒有調查，也沒有回應，只是讓這件事慢慢被帶過，像抹掉黑板上的一筆灰。

後來，他被轉調為科任老師，對外聲稱懲處。可只要是圈內人都明白，那只是協助班導為退休鋪路。他獲得一間無人駐守的科任教室，學生有課時才來，下課就走。無課時，他便拉上窗簾、鎖上門，躺在涼椅上睡午覺。

消息傳出後，走廊腳步聲變輕了，孩子的肩膀也鬆了一些。但我知道，那些曾經落下的手早已藏入他們的肌理，化作潛伏的幽靈。

自此之後，那位孩子每天穿著跆拳道服上學。雪白道服在燈光下閃著冷光，他坐得筆直，雙手放在膝上，目光筆直望向講桌前方。他像是在等待什麼命令，又像是在訓練自己不要逃跑。那身潔白讓人不安，像某種過度清潔的意志，想要洗淨什麼。

我看著他，忽然記起小學某個學期的自己，也曾穿上那樣的道服。以為穿上用來防身的服裝，就能抵禦更大的毀壞。

那時，媽媽幫我報名跆拳道社團，說女孩子要學防身。教練笑容親切，放學後總邀我去道館練習：「會變得更厲害喔。」

但我沒去，媽媽說太晚不方便。男同學們升上黃帶，校慶時在掌聲中出拳踢腿，我繫著白帶坐在底下，仰望他們的出拳與步

伐，內心浮上的不是防備，而是羨慕。

每次社團練習結束，教練會走向我，輕拍我肩膀：「做得不錯。但要升黃帶，還是得來道館練習比較快。」

有一次，他開玩笑似地搔我癢，那手停留得太久，位置精準得令人不安。他笑著說：「怎麼這麼緊張？我又沒幹嘛。」他的觸碰像在試探，像在等我反應，也像在看，我能忍到哪裡。

後來，這成了一種默契。每次休息，教練數到三之前，我一定得走過去，如被寫入課表的既定課程。我穿著寬大的道服，彎腰時總覺得自己暴露了什麼。那身本該防身的衣物，在關鍵時刻卻先鬆開了扣環。

當時我不懂，只覺得煩。覺得那不過是一種終會過去的不適。有時我甚至主動讓這一切加速，彎得更深一點，動作更快一點，好讓這場遊戲趕快結束。

道服沒有保護我，也沒有保護B班的那位孩子。

之後，那孩子仍屢屢被B班導師叫進辦公室。那隻沾著粉筆灰的手落在道服上，像一道不小心的烙痕，在潔白上留下骯髒。他沒有扭動，也沒有回頭求救。

導師最終「光榮退休」。人事主任在群組裡發起集資買花籃。典禮那天，我在人群裡，看著花籃遞上台，他接過，彎身致意。掌聲如潮，而我只聽見那些壓抑的呼吸聲。

台上乾淨、體面，像什麼都沒發生過。

那場典禮之後，我久久站在操場邊。我想到那孩子筆直坐著

的樣子，也想到曾繫著白帶坐在底下，看著別人升級的自己。我知道，有些能力不是靠練習就能擁有的。有些時候，只能不斷奔離那個一直在夢魘裡迴盪的場地。

後來，我報名了駕訓班。

那裡的教練不笑，只皺眉喊著口訣。一出錯，他便不耐地拍車門，大聲呵斥，聲音像在驅趕什麼。

「你會害死人！」

「當這裡是百貨公司喔？下車！」

他對男學員笑，對我咆哮。我明白，原來被仇視，也可能是一種恩典——至少，他不會碰我。

我小心捧著這沉默的、不必還的平安，像拾起一枚不屬於自己的護身符。考過駕照後，我用自己的手，穩穩握住方向盤，讓速度與控制替我帶來安全感。但每當手握上方向盤，我便想起那些曾出現過的手——曾經撫、搔癢、暴力、拍門的手。

車子疾行，玻璃上映出天色與塵埃，像某種提醒——即使沒有留下指紋，有些恐懼早已印在身體之中。

我至今仍保留著那條小時候的白帶。它被摺得整齊，靜靜躺在抽屜角落。未曾沾染晚間道館的氣味，也未曾落入誰的掌聲或掌心。潔白，無聲，一如當年母親收起它的樣子。

車輛掠過昔日駕訓班，練習場旁是半蓋的鐵皮屋和汽車工廠，牆面貼著斑駁的道路駕駛守則。再過去是一條通往堤防的小路，雜草與風都習慣從縫隙中長出來。午後的風吹起沙塵。

遠處是高架道，車子呼嘯而過，像某種被壓下的情緒，經過卻不會停下。

我知道，黃帶是給乖孩子的。可真正長大的瞬間，卻偏偏是那些無法升級的時刻——那些無從反擊，也無人看見的時刻。

如今我在路上疾行，不為榮耀，也不為抵達。只是讓那些來不及說出口的話，像一條忘記結法的緞帶，在速度中，一寸寸鬆脫。輕得足以，掙脫語言與身體。

| 評審評語 |

方梓

敘述童年同學及自己遭性騷擾的過程。書寫男性兼課、代課老師及跆拳道老師以暖男方式若有似無的觸碰輕撫、情色眼光瞄視。即使投訴「沒有喧囂，沒有聲討。學校沒有調查，也沒有回應，像被抹掉黑板上的一筆灰。」

全文輕淡描述，老師體貼溫柔的手勢落在灰色邊界，只有學生壓抑的呼吸聲，及粉筆灰的烙印在潔白的道服上。師長的手早已藏入學生的肌理，成了潛伏的精靈。

他們什麼都沒做？最輕聲的訴說，最痛的控訴，呈現一道道童年的傷疤。文字和技巧如流雲，卻沉重如一片厚重烏雲。





散文一般組·佳作

連紫茜



個人簡介 |

大家好，我是連紫茜，目前是國北教臺灣文學研究生，也是退休護理師／課後老師／愛主的大正媽媽或江太太等。喜歡綠葡萄、做手工藝、格子襯衫。

得獎感言 |

非常感謝評審的青睞與肯定，也深感榮幸能在新北文學獎中獲得這份殊榮。

對我而言，寫作從來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年近四十，初次踏入文學的殿堂，才真正體會到文字的魅力。

特別感謝我的啟蒙老師陳允元，曾鼓勵我說：「寫作，永遠不嫌晚。」這句話我一直銘記在心。

未來，我會繼續寫，因為這是我真正想做的事。

可能的父親

媽一生未婚，但我身分證上的父親，姓連。

他的模樣，早已忘記。對父親的想像，只來自國小課本裡那句：「爸爸捕魚去，為什麼還不回家。」腦海想像的，是一個辛苦勞動、沉默寡言、終究會回來的身影。

七歲那年，他帶我去鄉下探親，說是有阿公阿嬤。那是一座口形的紅磚房，老舊磚牆圍出一個四方院子，院裡晾著一整排衣物，衣物後面站著一群陌生人。他要我對其中一個女人喊「大媽」，雖然不懂，只能照做。大媽背對著我，看不出她的表情。

我被安置在院子一角，小小的身體蜷坐在矮凳上，雙手藏在屁股底下，曬衣繩上的衣物，把我跟大人隔開，那頭的大人用手指畫，只聽到一句「細姨生的」。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，他們的表情讓人感到害怕，而我也只知道對著他們傻笑。

那次以後，再也沒有跟父親一起回過那個院子。

後來，他說要去很遠的地方。離開前，給我一張五十元紙鈔。我把那紫色鈔票，折了又折，緊握在手心，彷彿折得越小，就能留得越久。當時年幼，不知道什麼是離別，只記得，那是父

親，留下最後溫暖的樣子。

聽巷口的里長說，他欠了組頭兩百多萬，跑去臺北，或是桃園。也有人說，他中了六合彩，贏了一大筆錢，為了不還債，乾脆捲款消失。

從那之後，「父親」成了禁語，一提起，迎接我的可能是巴掌，或是衣架。

弟弟高中畢業那年，沒升學，直接去當兵。懇親那天，遠遠看見他站在人群裡，清一色的平頭，整齊立在行列中。弟弟朝我們走來時，媽媽盯著，忽然尖聲：「恰伊有夠全面。」那個在家中沉寂多年的他，就這樣被喊了出來。

我和弟弟對視而笑，並不當真：「有嗎」，其實也說不準，只是那一刻，看著他在人群中走來，有個模糊的念頭閃過，某種似曾相識的樣子。

前幾年逛臉書，無意與大姊相認，那是我同父異母的姊姊。

「爸爸回去小腳腿跟我媽住了，妳還有印象嗎，就阿公生前留下的那間土角厝。」她隔著電話那頭說著。

我把手機擴音，靜靜坐著，聽著那聲音從桌面傳出，像是在聽別人的家事。

後來，我打開電腦，搜尋她的好友，一個熟悉的名字，與身分證上父親欄填的一樣，點開頭像，一個雙鬢斑白的男人看向我。那晚，我也看著他許久。

國中時，媽媽認識了第二個男人，姓張，計程車司機。後來

他就不開車了，整天陪在她身邊。

那段日子，媽媽像是變回了青春少女，常常與他約會，流連在沒有我們的地方。早晨醒來，看著凌亂的客廳，矮桌上靜躺著的一百元，像是例行的儀式，安靜完成她對家的回應。張會在客廳一角擺上一個白色塑膠杯，裡面盛滿了他吐的檳榔汁。白石灰、檳榔、口水混合的味道，腐爛發酵的氣味，我需憋住氣，用手摀住鼻子，才能勉強經過他一區。

我們倆姊弟從不多問，生活早就訓練出一種無聲的默契，不去問對錯，沒有餘裕去判斷內心感受。

在那五年的時間裡，他開著媽媽送的銀色豐田，從臺南出發，一路向南或北，在他們的合照裡，媽媽總是穿著緊身的窄版迷你裙，搭配小羊皮及膝長靴，和他駐足在每個城市鄉鎮，把日子過成只有他們兩個人的風景。

媽媽迷戀他身上的江湖氣，磚紅的嘴唇在空中一開一合，髒話混著煙味，在缺乏對流的空氣裡懸著不散。我只能躲回房間，直到聽見大門碰的一聲，才敢起身，把門打開一條縫確認他出門，快步走向廚房倒水。那年我選擇最遠的學校，繼續完成大學學業。

花蓮與世隔絕，南迴自強得耗上七個小時，卻也為我築起一座安逸的結界。

清晨，連綿的山脈圍繞著學校宿舍，像是牧羊人築起的柵欄，靜靜守著。陽光沿著山脊落下，落在草地、窗臺、石階上，

也落在我身上。山沒有說話，但它一直都在。

假日，常一個人騎車到七星潭。就只是靜靜待著，看雲、看海。等太陽低一點，我走向岸邊，雙足踏在沙與海的交界。風從海面吹來，貼在我身上，像是某種輕柔的撫慰。那些反覆湧上的海水，沖淡了我對家鄉的思念，也帶走些許心裡的孤單與怨懟。

直到畢業回家，進了新樓當護理師，才發現家已經換了樣子。張不見了，媽媽帶著笑，嘴裡出現另一個名字。

媽媽的第三個男人，姓陳。在做汽車零件的生意，請了幾個工人，在安平工業區。她安排弟弟去他工廠打工，所以我知道一些。

陳對我們很好，出錢幫家裡重新裝修。我和弟弟的房間換了新的衣櫃和書桌，牆面也重新粉刷成象牙白，那種柔和的白，比從前斑駁的牆面明亮得多。家中，常常擺滿花市買回來的香水百合跟粉紅玫瑰。喜歡做菜，也會做我愛吃的糖醋魚。

荒廢陰暗的廚房，陳替它裝上白光，一下子有了生機，還多了香氣。媽媽念叨他煮的湯太鹹、菜炒太辣，只見他拿起筷、夾菜往媽媽碗裡送，低頭說著下次改進。他的存在，讓我們的生活，加了顏色，是家的顏色，儘管他的配偶欄不是我媽的名字。

陳是我和媽媽之間的緩衝地帶。像是鹽，調合關係變得有味。有時會覺得媽媽偏心弟弟，而我只要稍微頂嘴，就像犯了天條。我向陳哭訴，他會說：「弟弟讓媽媽疼，妳，我來疼。」因為天天與我們相處，所以他們交往三個月後，就搬進我們家，成

為我們家的一份子。

十幾年過去了，他習慣每天早上在家族群組裡傳一句「早安」，配上一張紅底蓮花圖，附上一句「健康平安就是福」。有時他會幫我找那些，在家裡突然消失的小東西，也會提醒我，天氣變涼了，出門別忘了加件外套。

這些成了我們細碎的日常。

那一年夏天，突如其來的噩耗，他在澳洲的女兒，因為跟同學溯溪，溺斃身亡。陳悲慟傷心，在我們面前又隱藏心情。隔天早上他照常群組傳了一張紅底蓮花圖，寫著「平安是福」，像是什麼都沒發生。但我們都看得出來，他浮腫的細眼紅絲纏繞，想著他一定一夜未眠。

媽媽說，他每個週末都會去姑娘廟坐一坐，一坐就是一個鐘頭。因為他的女兒未婚，依習俗，被接回廟裡奉祀。他總是一個人坐在神案前，靜靜不語。想像著他的背影，一個父親思念女兒的形象，多麼真切。只是那份牽掛，終究有它的來處與歸屬。血緣是最深的認證。

如今我已嫁到臺北，他回到了身分證上的戶籍地址。我們的親情停留在，期待我回家，擺上熱騰騰飯菜的曾經。隨著他和媽媽關係走到盡頭，我和他的關係，也一同消散。

現在，媽媽又結識了第四、第五個男人。做什麼的，叫什麼名字，我已經不再探究。

父親該是什麼樣子，隨著年歲增長，也已不再尋找答案。但

在許多夜晚，總會想起那迎著曙光、慈愛的後山，那座曾經給我
安慰、讓我依靠的山巒。

我想，父親，大概就是那樣子吧。

| 評審評語 |

林文義

妳七歲時被帶去「大媽」家裡，大媽連看也不看的背對，只聽見一
句妳不懂的話——「細姨生的」……？哀傷、幼犀之妳不懂得。

作者不避諱的追憶，彷彿小說情節之延續，我祈盼這是勇敢的生命
現實而非虛構。難以自我抉擇的幸或不幸？靜讀此文，評審有著感
同身受的幾許淒涼……信實的呈示塵世無可奈何的追憶，一生難
忘。

作者之筆所寫，冷靜而虔誠、真切深情的留下過程，不忘，切莫自
始哀傷，那是父母一代人的恩怨情仇吧？如夢似真的由衷記載屬於
內在陰暗的自我療傷。

祈待一個夢成真……父親到底是誰？他是失責的敗壞，但這帖安靜
的文字，正是自我救贖，最貞定的好筆。





散文一般組·佳作

陳澈



個人簡介 |

臺大社會工作系畢業，現為閱讀與寫作教師。在書寫中練習呼吸，曾兩度獲吾愛吾家散文首獎，作品散見於報章副刊。

得獎感言 |

透過書寫，我再次陪伴了自己，聽見文字的回聲。現在，我自由式游得很自在了。感謝新北文學獎與評審接住這個作品，也希望它能靠近那些仍在波濤中的人。謝謝家人、老師與朋友的支持，這個獎，與你們分享。

閉氣練習

第一天上游泳課，是丈夫連續幾天坐在窗邊，一句話也不說的那週。

早餐桌上只有湯匙碰瓷碗的聲響，孩子低頭喝完最後一口牛奶，小聲問：「媽媽，爸爸不跟我們去游泳嗎？」我沒回答，收拾好泳衣。打開門，一股熱浪撲面而來，牽起他的手，騎車繞過沒有樹蔭的馬路，去山邊小學的泳池。

換好泳衣，站在泳池邊，和興奮打鬧的小學生一起熱身，身體卻異常僵硬。教練是大兒子的泳隊老師，見我戴著泳帽站在孩子中間，眼神微閃，有些尷尬。我只好裝作若無其事，一個動作一個動作跟上指令，像個踏錯棚的演員。

教練示範踢水，我下水擠進小學生之間，卻不知該站哪裡。教練說，要讓身體記住穩定推進的感覺。閉氣、踢腿，臉埋進水裡，彷彿連心裡的雜音也一起壓下，開始練習一種新的前進方式。

踢著水，想起去年暑假，全家常常一起游泳。加入泳隊的大兒子會跟爸爸比賽，小兒子也愛玩水，那時泳池是我們最愛的地方。現在看著前方的牆，感覺無路可去，只能繼續踢。水花啪啦

啪啦，我不敢停。總覺得稍稍停下，這個家就會慢慢往下沉。

其實，我會游泳。

小學五年級的暑假，母親每天把我跟妹妹丟在臨鎮的泳池，我們在水裡亂游，游累了，就爬上來，在塑膠桌椅上吃泡麵，水珠滴在熱燙的地面上蒸發。某天，模仿別人划手踢腿，嘗試前進，身體突然就懂了怎麼做。那一刻，我真的游起來了，自然就會了蛙式。

後來的青春期，直到有孩子前，只要心煩，我就去游泳。泳池的味道像世界被消過毒，總會想起童年午後，滴著水吃泡麵的自己。水流擦過耳朵，隔絕所有雜音，包覆著我，給我一條無憂的軌道。

不曾想過，長大以後的我，會重新學游泳。

去年夏天，八歲的大兒子第一次參加小鐵人比賽，看著他用扎實的自由式，在深水與人群中毫不畏懼地前進，耳邊只剩心跳聲。那時，我和丈夫決定，隔年秋天，一起報名半程鐵人三項。比賽那天，剛好是我們結婚十週年紀念日。

鐵人比賽講求速度，必須學會自由式。沒人能幫忙照顧孩子，最簡單的做法，就是和小兒子一起上課。學校的暑期泳訓班雖然對社區民眾開放，但報名的大人僅我一人，其他媽媽多半坐在板凳上滑手機。

每天和孩子到泳池，也漸漸習慣了。踢水穩定後，開始練划手，再加上韻律呼吸。我一趟接一趟地練。專心對齊每一口氣的時候，讓人感覺自己還活著。

「妳是媽媽？」一起上課的小女孩問。

我笑著點頭：「我是媽媽，有好多事跟妳一樣都還不會……」

話還沒說完，她忽然提議：「我們來比賽閉氣，看誰最久。」

說完深吸一口氣，沉進水裡，頭髮像水草一樣散開，眼睛睜著看我。

我們彷彿也在玩一場漫長的閉氣遊戲。

一開始他不說話，我問：「我可以做些什麼讓你好一點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啊……我甚至感覺不到感覺。」他像是用盡力氣才擠出這句話。

後來，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，才能讓情況好轉。於是我們都沉默，像在憋氣。每個動作都小心翼翼，生活變得像在水底移動——怕激起水花，也怕被捲進看不見的暗流。

但閉氣比賽，終究會結束。

有時是我先浮出水面，忍不住大聲問：「你到底想怎樣？」有時是他，什麼也沒說，轉身回房，門關上時，水面最後一圈漣漪也跟著散去。

終於要練習換氣那天，我很緊張，游起來好吃力。突然水冷冰冰地刺穿整個鼻腔，張嘴，卻怎麼也吸不到氧。手腳亂揮，終於撐到池邊，喘氣、咳嗽。「會喝到一點水，沒有關係。噙到水，就停下來休息再繼續。」小女孩模仿教練的語氣。

含著淚再出發，邊游邊想，到底是哪裡開始出錯？是換氣的節奏錯了，還是划手的角度太急？明明一步步都照著教練教的做，卻還是喝了好幾口水。回想這些年，我們也是那麼努力。他

上進，我顧家，孩子健康可愛，幸福看似理所當然。可是什麼時候開始，水面變得那麼遠，怎麼換氣，都接不上呼吸，家裡的氧氣越來越稀薄。

入春以後，常常半夜醒來，走到客廳，看見他坐在沙發上，水杯是空的，燈也沒開。有一晚我問：「怎麼了？」他眼神空洞地吐出幾個字：「不知道活著有什麼意義。」倒了一杯水放在桌上後，我回房關上門，打開窗簾，希望天快點亮。

清晨他照常出門上班，我說：「沒關係，慢慢來，會越來越好的。」自己卻在螢幕前，一頁頁搜尋，每一條建議都像漂浮的線索，拚命想抓住，卻不知道哪一條能引我到岸邊。字打著打著，淚滑進鍵盤縫裡。

一直以為，只要努力，人生就會順利。現在才知道，有時連自己在和什麼搏鬥都不清楚。水有時清澈，有時混濁，但我只能繼續游。

幾堂課以後，教練看我用生硬的自由式來回游了幾趟，說：「越用力，游得越不好。」我心想，要讓生活不起波瀾，真的能不用力嗎？這半年來，對話像對著空氣自言自語，我說、我問、我安排。孩子生病、學校通知、假日出遊……一遍遍排練著還沒落幕的生活。

孩子有時會問：「媽媽，我心情不好，會不會跟爸爸一樣？」我笑著安慰：「你只是有點累，要不要玩泡泡澡？」長輩關心丈夫臉色灰白時，我喉嚨一緊，微笑掩護：「醫生說吃藥就會好。」當朋友好奇：「你老公呢？他還好嗎？」怕別人覺得他有問題、不夠堅強，我試著用輕鬆的語氣說：「就像感冒，需要

一點時間。」

但只有我知道，黑夜裡，他坐在床邊，一動也不動，像一尊孤島上的雕像，不想離開那座島。而我只能趴伏在岸邊守著，風很冷，不敢鬆手。

我從小就習慣撐住。

不管家裡發生什麼事，總是照常上學、考試、拿獎狀。我以為，只要夠努力、表現得好，就能保護自己不壞掉，也沒人會說這個家有問題。現在，還是一心只想著如何踢水更快、換氣更準。我不知道怎麼放鬆，不下沉。想求救，卻不知道該對誰揮手。有些話像嗆進去的水，卡在喉嚨深處，吞不下去，也咳不出來。

有一天練習時，朋友的話忽然浮上來：「他是不是工作壓力太大，妳要不要去上班啊？」水變冷了，腿抽筋，換氣怎麼都吸不到氧。我慢慢沉下去，水漫過頭頂，世界變得好安靜，像有人關掉聲音。我想，也許，這就是溺水的感覺。那一瞬間，彷彿碰觸到了他這半年來的日常——怎麼也踩不到地。

有時候看著他，會想起很多事，那些曾一起完成的事，還有想並肩實現的未來。記得報名鐵人三項時，我們還以為日子會照著想像前進。但後來才懂，那些婚禮上的誓言：「無論生老病死……」說來容易，真正走過，卻不簡單。

我想念那個如山般可靠的丈夫，但也知道他一直拼命扛著，在每個角色間不斷調度自己。現在，他正在水中掙扎，但我想，也許這不是溺水，而是在深潛，潛入那些一直被責任與奔波掩埋的深處。突然明白，我能做的，或許是成為一池不驚的水，不急

著拉他上岸，讓水面平靜些，好讓他能聽見心裡的聲音，找到浮上來的方向。

最後幾堂課，教練知道我要參加鐵人三項，一直認真想學會。遞上一雙蛙鞋：「試試看這個，會更有感覺。」我怔了一下，接過時心想：真的可以嗎？才剛學會換氣，泳姿還不穩，就要用這種裝備？

穿上蛙鞋下水後，腳像被什麼拉住，變得又重又慢，每一下踢出去，都像在對抗什麼。兒子游到身邊，眼神帶著好奇：「媽媽，妳真的會用蛙鞋游泳嗎？」想起教練的話，試著放鬆，不那麼用力，讓核心帶動，慢慢感受浮力。幾個來回後，竟然開始找到節奏了。

練習結束，卸下蛙鞋，整個人彷彿也輕盈許多。我仰躺在水面，讓微光映在臉上。深吸一口氣，再次潛入。這次不急著游到對岸，只讓水輕輕托住我，

讓身體記起——原來，不是什麼都要用力。有時候，什麼都不做，也可以。

兒子看見爸爸來接我們，興奮地說：「媽媽今天還穿蛙鞋呢！」丈夫轉頭問：「明天還要去嗎？」我回：「嗯，還要繼續練習。」他點點頭，沒再說什麼。車子駛過熱燙的柏油路，窗外的景色像波光粼粼的水面，陽光一閃一閃，看不清真正的顏色，像閉氣太久後短暫失焦的視野。

| 評審評語 |

林文義

只有在泳池中，才是最純淨的自我存在？只有伴著孩子，才是歡笑片刻的由衷真實。丈夫？不是柔情似水，而是冷硬的岩壁嗎？疏離很殘忍，究竟何以斷層、碎裂？

閉氣入水，專注的練習泳技，當下單純的意識寧願不思不想……如魚幽游自由自在，母魚帶小魚，那男人名之「丈夫」，陌生、遙遠得不去思索其中的苦悶，暫且忘去吧。藉用另一種形式，悅於水、痛於心；作者冷靜的祈盼暫忘，事實還是難忘。

非常殊異呈現人生無奈、無措的悲涼。



曾怡



個人簡介 |

1995年生，處女座。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畢業，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肄業，東海大學中文所創作組就讀中。臺北人，現居高雄。

得獎感言 |

「散文不是寫壞了的小說。」很晚才開始學習寫散文的我，對於如何寫好散文，有著很大的興趣和困惑，這裡或許是個短暫的駐紮點，要感謝評審的肯定。

謝謝我的文學啟蒙：東華大學華文系；謝謝推進我進步及看見更多可能性的東海大學師長，芬伶老師及叔夏老師；以及身邊所有的寫作好朋朋。

Bed trip

清邁的床，一樣穩固。

Airbnb上主人自介名為Golf，也是一名工程師，業餘經營民宿。於是住宿的七天內，除了榴蓮馥郁不得進屋，為了追求速度與激情，我坐在床上吃了一塊餅乾——K交代過，體驗大麻要有信任的人陪，最好躺床上準備起飛。

初心者無知，藥效要過三小時才會攀向高峰，我差一點等到睡著，補吃了半塊，一下子變成雙重劑量。第一次飛，就飛得太高，意識亂流讓我陷入生理性的恐慌。

旅程前段有人拉著我的手，像溫馨的邀請，隨即變得暴力不講理，撕扯我的臉，眼淚化成蠟溶了滿地。那股蠻力，像是扛著最沉的磚，薛西弗斯一樣地扛到山頂之前，就腳一滑往山谷墜落，重力加速度，接近自盡。語言的閤也凌亂，難以催動的舌頭，笨拙又失控，噫噫哇哇，退化成幼兒。

也許吧，愛情萬歲。這晚，我哭得像裡楊貴媚坐在公園長椅上那樣濫情。

餅乾是L買的，他還出了我幾乎全部的旅費。

他在科技廠上班，爆肝換薪水；我把所有積蓄拿去念文學碩士，租屋吃泡麵。我們交往七年，同居才一年，公司卻突然下令他南遷，還得先去新竹受訓。太快了，不像大麻餅乾那樣慢慢發作，讓人有心理準備。大概因為我們沒有結婚，他沒有身家，所以公司選了他。我總想著，不公平。如果跟他結婚了，他有了身家，那我剩下什麼？

與我在考慮的婚戀數學題目不同，L花費雙人旅費，飛到清邁只有一個理由：這裡用藥合法，他老早就想試試犯罪的感覺。我總跟他說：旅程不會因為吃了什麼就變得自由，我們彼此之間也不會。事實證明，他在販售大麻的店試了兩次，都狀似頭暈，亟欲嘔吐。

我像拉風箏一樣把他拉回住處，他軀幹太細，走路像青蛙，在清邁的街頭，親眼看見他長出了蹼。事後問他，那是舒服還是痛苦？他只說：「不喜歡。」

被期待已久的旅程拒絕是什麼感覺呢？之後我吃了餅乾登入，比頭暈更慘烈地淚流滿床，他不時來哄拍我，我像個歐洲童話裡包心菜包著的嬰兒，他則是認養我的農夫父親。時針在正午和深夜反覆橫跳，致幻的效果，讓我遨遊，也分不清現實，L上下床我都以為有地震，以為真的得在此時此刻與他分離。

我抓著他的手，意識大縱走之間我謹記要回頭報信：「我沒有走遠。我還會回來看你。」並且哭著懺悔，很抱歉他啟程那天我把他當風箏在飛。如果不是Golf的床，我會碎在路上，任汽機車輾過。難怪他會長出蛙蹼，南國的柏油路那麼刺那麼燙，不跳

著走，怎麼過？

床的旅行飛了整整十八小時，等我清醒過來，已經是隔天的早晨。他是合格的空中服務員，把我服侍得很好。事實上，作為家裡唯一的女兒，從未真正吃過什麼苦頭。頂多是原生家庭的先天性營養不良——我從小到大睡的都還是堅硬的老式木板床，毋寧說，是睡在地上。每當離開老家回到租屋處的獨立筒床墊上，脊椎都會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樣尖叫、哀嚎，然而身體記憶得人只要躺在地板上，就會像等待曬乾的柿餅，睡意漸漸熟成，夢也甜甜。醒來時人已經乾了，脊椎當然直接脆掉。

L的家境則殷實許多，愛人也愛得相對大方。不過父母是模範生的結果，或許就是逃亡到異國街頭，體驗公子變青蛙。家族長孫的包袱和抱負，他嘴上不說，我也不解，藥物能使人短時間內遨遊宇宙，卻無法代替別人活一回。

旅行者遠行，旅行者報信，看見的人有說的義務，也許我因此而寫作。他的世界由股市指數和機械語言組織而成，口語表達正常，往往談心時，沈默的比說的還多。那一夜，我躺在床上飛天遁地，見識了繁花斑斕、星河燦爛，但原地的舌頭卻陌生得催不動，好像懂了經驗無能陳述，自願封口般的難受。

那是我這趟旅程唯一一次起飛，因為就只一次，就讓我像到了上學時間卻翹課找了個網咖登入遊戲掛網一樣，狂飆青春但耽誤人生。白天我們扮演稱職的觀光客，南國的四月天逼近臺灣的酷暑，我們在蘭納古王朝與現代網美咖啡廳之間穿梭，街上除了

小販和當地住戶，往來皆白人。

清邁多廟。帕辛寺，清曼寺、羅摩利寺、杰林寺，艷陽下走了一整天，舉目所見都是廟廟廟，我想叫叫叫。這一趟，我接近陪玩性質，泰北莊嚴佛殿大多需要脫鞋，走了一圈，襪底已黑，心也原地坐禪。L卻像擁有雙倍的電力，古城區的每一座寺廟，都得拍下來收進口袋。即便我們都知道，離開了當地，極有可能再也不會打開相簿看異國的棕櫚樹，因為手機以外的現實如特寫鏡頭不斷逼近，無可喘息。

登出大麻遊戲的傍晚，氣溫稍稍收斂，天色仍光，我們信步走向古城最威嚴的柴迪隆寺。廟內有建物名為「清邁城市柱」，簡體中文標示：「因為女性會來月經，會使得城市柱的神力遭到損害」，禁止女性進入。我一笑置之，外面的世界如此廣袤，可不希罕那柏拉圖的洞穴。他卻因歧視的原始和赤裸而焦慮，帶著手機，以男性的軀體和身份進入，錄下室內全景，出來之後邀功一樣地塞到我手中。彷彿這能安慰我，並赦免他身為結構共犯的原罪。

我隔著螢幕，看完了金碧輝煌、雕梁畫棟的內裝，彷彿仙遊雲間，從赤色血女，變體成虛擬但潔淨的男人。女性禁入的壁畫上美女如雲，來自世界各地有血有肉的女人卻被阻隔在外，看著男伴腆著臉進出，享人間至福。

這才是真正的人天永隔。男人是天，女人總是肉身成剩。

手機相機紀錄了古老的性別歧視，視線移開，像素卻寫不下神靈如何庇佑千年，祭典時刻，當地人又如何虔敬的禮佛，鮮花

幡旗，堆沙誦經。舌頭和鏡頭身為報信的介質，都有極限，僅能呈現泰北極度庸俗守舊的一面。就這點而言，觀光有罪。罪人如我們，回到Golf的房間，躺在他的床上陷入深眠，假裝自己不是外人，餅乾吃下有千萬種身份。

夜裡，我翻來覆去，終於還是滑起了短影音。在我們旅行的時刻，臺灣發生多起地震，地震像藥效發作時晃動的床沿，不會知道枕邊人是來愛我，還是離開我。

手機影片中，家庭攝影機錄下地震實況，人們四處逃竄，尖叫奔逃。留言處一片歡騰，對於被拍下的種種醜態，不留情面地嘲笑，上傳的拍攝者也並不惱怒，只是笑談和慶幸。我揣想，螢幕那端一張張臉，其實都是心有餘悸。

五蘊熾盛苦，唯有報平安。向他人，向未知的災禍，向生命的搖晃報平安。無可預測，我們僅能知道藥效正在發作，不知道下一秒會墜至幽冥地府，或者，就這樣長出翅膀飛上天去，衝上壁畫佛陀所應許的純陽天堂中。

除了艷陽天讓人乾涸，泰北的一切都令我滿意。椰子水芒果冰榴蓮麻糬，沁涼又熱情的南洋風味，L卻對食物顯得意興闌珊，我看著他撥動泰式炒粿條的叉子，想著他懷抱著對大麻的期待前來，卻三番兩次皺著眉頭入睡或清醒。在他嘗試以藥物為跳台，一躍縱身探詢太初虛空的時候，曾經像我一樣擔心再也回不來嗎？那瀾漫著大麻菸霧的商家露臺，他身下躺的細割白磁磚，

把當時的他搖晃到了哪裡呢？

「嗶啾嗶啾，連線。」

「你說，我醒著。」

「你好一點了嗎？我們可以回家了嗎？」

他從椅子上抬起身來，像一個浮屍突破表面張力浮起，面容肅穆。路上我獨自進去便利商店，從店裡出來時，發現他癱坐在路邊，像一座枯骨。事後和朋友聊天才知道，像他這樣被精神活性物質攻陷的情況有個專有名稱，名為Bad trip。

原來人間一切，皆有勞床來承擔。

回到臺灣後，他將搬離我們的巢穴，探向至高的權力寶塔，並且不吝與我分享。

「我沒有走遠。我還會回來看你。」

他保證，手中的叉子仍在攪拌，似是不合胃口。

有可能。也極有可能，我們就此別過。畢竟地震當下，天搖地晃，萬物應聲而碎，恐慌地顫抖著深怕沒有明天，事後才能夠擁抱著笑出聲來。回臺灣之後的幾天，月經來了，幸好沒有流在Golf的床上，那畢竟不是我家。

我盯著那血順著小腿流到地面，突然恍惚地開悟：大地不過是一張床。

| 評審評語 |

方梓

敘述一對男女朋友，在感情波動的情況下到清邁旅遊。男友只為能合法抽大麻，或者也挽救或可能告別的感情。

抽大麻的經驗沒有想像中的飄然愉快，而是「Bed trip」，整個過程恐慌、失控，彷彿往山谷墜落，雪上加霜的是到最威嚴的柴迪隆寺，因為女性有月經不能參觀。這根「稻草」讓敘述者覺得「男人永遠是天，女人總是肉身成剩」。

Bed trip意指使用違法藥物進而產生幻覺或失去控制。在本文中指涉旅途不愉快、吃大麻餅乾不舒服、和男友感情不順遂，人生就是Bed trip。

結尾極好，大地不過是一張床。

